



# 转折年代

——中国的**1947**年

*Zhuanzhe Niandai*

金冲及 著  
*Jinchong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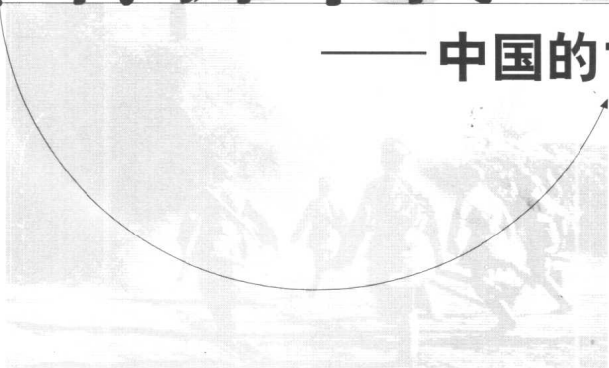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金冲及 著

# 转折年代

——中国的1947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折年代:中国的 1947 年/金冲及著.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0

ISBN 7-108-01750-4

I. 转… II. 金… III.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  
料-1947 IV. 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114 号

责任编辑 潘振平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960 毫米 1/16 印张 34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 前 言

看到《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个书名，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拿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情发生，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略决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都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为什么偏偏要挑出1947年这一年来写呢？

当然，前面说到的那些年，都可以而且值得写一本研究专著；而1947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它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

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本书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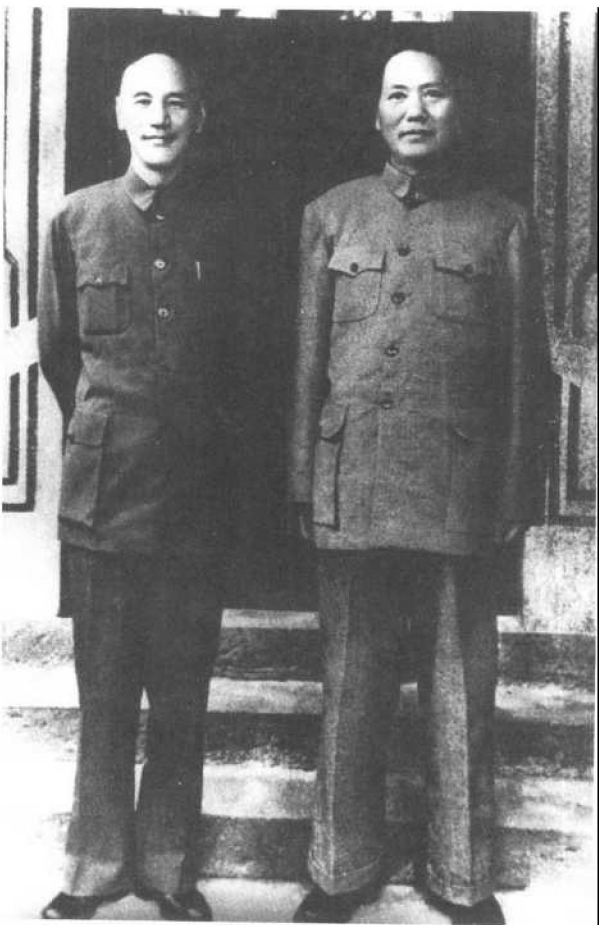
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止，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sup>[1]</sup>

[1] 蒋中正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联合纪念周上的讲话，1947年2月17日。

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sup>【1】</sup>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  
1945年国共重庆  
谈判时的合影

【1】 本刊特约记者：《张垣之战》，《观察》第1卷第10期，1946年11月2日。

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sup>【1】</sup>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sup>【2】</sup> 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薜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sup>【3】</sup>

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sup>【4】</sup>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1】 蒋中正在中央训练团的讲话，1947年12月22日。

【2】 蒋中正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1月3日。

【3】（台北）《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下册），1978年10月版，第598页。

【4】《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97页。

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sup>【1】</sup>

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他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

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

---

【1】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19、220、223页。



大的事变。”<sup>【1】</sup>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

这本书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 目 录

前 言.....	1
一、中国是怎样进入1947年的.....	1
二、新年前后的抗议美军暴行怒潮.....	57
三、主战场上第一回合的较量.....	89
四、从进攻延安到孟良崮战役.....	123
五、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风暴.....	171
六、局势急转直下的巨大震撼.....	217
七、美国政府的两难处境.....	237
八、拦腰突破挺进大别山.....	267
九、品字形阵势的形成.....	313
十、北线战局相继变化.....	349
十一、农村土地制度的大变动.....	375
十二、中间派政治力量的新抉择.....	401
十三、南京政府越来越孤立.....	445
十四、历史的转折点.....	479
附 录：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	
——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491
征引文献.....	521
后 记.....	531

# 47

## 转折年代 ——中国的1947年

# 1

### 中国是怎样进入1947年的

要谈1947年的中国，不能不先简略地回顾一下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底的国内情况。这中间，虽然不到一年半时间，发生的变化却异常深刻，影响久远。可以说，1947年的中国正是这种变化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最重要的有这样几件事：一、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广大原沦陷区内迅速地丧失民心；二、中国民众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三、全面内战的爆发。

抗战胜利的到来，在全国人民中激起的兴奋和欢乐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备受外国列强欺凌和压迫的屈辱岁月后，这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后，人们日夜盼望的胜利终于来到。对原沦陷区广大人民来说，几年来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苦难生活终于有了尽头。这怎能不使人欣喜若狂呢？

大后方的重庆，是比较早得到这个消息的地方。人们尽情地欢呼雀跃，倾泻自己的兴奋和喜悦。但以往实际生活留下的教训，特别是抗战后期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种种令人痛心和愤慨的作为，又使人们的心情相当复杂：欢乐中带着忧虑。当时正在重庆的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安娜·雅各布真切地描写道：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这里，正是炎热的痛苦的夏



重庆民众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

天。胜利的消息到来之时，恰好是在晚上。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们都走出家门，涌向重庆城内的广场。公共汽车装载着两层乘客，在街道上缓缓而行。一些人站在公共汽车顶篷上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汽车前部的挡板上、发动机盖上，十几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军用卡车也汇入了这一片人海。游行的人们点燃了火把。中央社来不及印出号外，就在通讯社总部的墙上贴出巨幅手写标语。

“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是，陈腐的政府、累积的苦难、由来已久的恐惧，所有这些都依然如故。与以往相比，中国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改革，而且国内和平变得更加遥远了。”<sup>【1】</sup>

在原沦陷区，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那

【1】（美）西奥多·怀特、安娜·雅各布：《风暴遍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11、312页。

些大城市，人们的心情和大后方有些差别。八年沦陷区的苦难生活，使人们对胜利的到来更加感到难以抑制的兴奋，当时流行着把这一天称作“天亮了”；国民党政府在许多人心目中仍是代表自己国家的政府，而对它令人不满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大后方民众那种切身感受，因而人们在最初对未来抱着热烈的期望，较少大后方民众那种深切的忧虑。



漫画《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丰子恺作），  
原载《周报》创刊号，1945年9月8日

抗战胜利后不久，原来被迫蛰伏在已成为沦陷区的上海的一些进步文化界人士出版了两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1945年9月8日创刊），郑振铎主编的《民主》（1945年10月13日创刊）。著名作家叶圣陶从重庆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在日记中写道：“唐弢编《周报》，为近来最流行之刊物。”<sup>[1]</sup>在这两份刊物的创刊号上可以分别读到这样充满兴奋的文字：

“像梦似的，一阵狂欢的呼声，从深宵的黑夜袭来，说是‘中国自由了’！登时自己好像摆脱了多么沉重的锁链似的，觉到了从来没有的轻松。兴奋随着热血涌上心头，一阵一阵的昂进，不能制止。

“八年来的血债，不，百年来的血债，如今总算得到了一个清算：前线坚忍浴血的同胞，经过长年累月的苦战之后，达到了欣慰的胜利；辗转呻吟在异族鞭笞之下的个人，获得了自由的喘息；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民族耻辱，得到了光荣的雪洗，总之，我们是胜利了！划时代的胜利了！摧残与耻辱成了过去的历史，伴着胜利来到的是光明的远景，新的生路和新的活力。”<sup>[2]</sup>

“在近一百年中，中国人在国家即将灭亡的危惧中生活着，在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双重凌辱与剥削下生活着，在毫无保障的半亡国奴状态下生活着，同时也在不断的反抗中生活着。直至今日，我们可怜的中国人终于用鲜血夺得了国家的胜利，获得举世重视。中国是自由了。”<sup>[3]</sup>

“人民久在水深火热之中，望‘国军’如大旱之望云霓。我站在路旁，看见人潮中对于军队的忘情的大喊欢呼，我不自禁的热泪盈眶。在睽别了十四五年的，如东北数省，或在睽别了八年，如大

[1] 叶圣陶：《东归日记》，《叶圣陶集》第2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6页。

[2] 胡曲园：《狂欢与急进》，《周报》创刊号，1945年9月8日。

[3] 师陀：《胜利到来》，《民主》创刊号，1945年10月13日。

部分的收复区（注：指原沦陷区，下同），父老们重睹‘汉官威仪’，那热情是难于以言语形容之的，将怎样的慰劳、抚问之呢？”<sup>【1】</sup>

原沦陷区人民的这种热情，迎来的是什么呢？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慰劳”和“抚问”？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胜利后带给人们的第一个见面礼，竟是纷至沓来的一群群政府官员、军事机关和特务机关的洗劫式接收。他们贪婪地搜刮的对象是“五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称为“五子登科”。社会上人人为之侧目，很快便把这种“接收”改称为“劫收”。原在上海的著名记者陶菊隐痛心地说道：

“国民党正规军进入上海前，首先到上海的是属于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接下去就是饥鹰满天飞，饿虎就地滚，前者是指由重庆乘飞机前来的接收大员，后者是指原来潜伏上海的此时公开出面趁火打劫的‘地下工作人员’。一批紧接一批，一幕紧接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的问道：‘难道这就是天亮了么？’”<sup>【2】</sup>

这是无数善良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它来得那么突然，势头那么猛，更使人感到震惊和痛心。这一切，实在是太残酷了。

“接收”中出现的种种怪现象真是太多太多。本来，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推行的是“以战养战”政策，除了原有的大批日资企业外，还没收或征用了中国政府和民间的经济事业，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又对英美等在华财产实行军管。他们在华北以华北开发会社为“母公司”，下设十八个“子公司”，为华北交通、北支棉花、华北电业、蒙疆电业、华北电信电话、龙烟铁矿、兴中公司等；在华中以华中振兴会社为“母公司”，下设十三个“子公司”，如

【1】 郑振铎：《走上民主的第一步》，《民主》创刊号，1945年10月13日。

【2】 陶菊隐：《孤岛见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23页。



华中矿业、华中交通、华中水产、华中电气通信、华中铁道、上海恒产等公司；此外还有所谓“委托经营”的各项事业及工厂。对这些经济事业，本来应该完整地、有计划地接收过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事实却根本不是如此。那些接收大员们只是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把原来的经济运行结构肢解分割，自己抢到手的部分也只着眼于瓜分财物。甚至在前门贴上封条，从后门便把厂内物资悄悄抢运出去，囤积起来，从事投机买卖。连机器零件也往往在短时期内损失殆尽，工人更是大批失业。《周报》第5期上就有文章写道：“生产机构的陷于停顿，这是目前的普遍现象”。<sup>【1】</sup>

这种状况下，不仅谈不上什么恢复和发展生产，相反，立刻造成生产事业的大破坏，造成社会的大混乱。天津的《大公报》上有一篇通信，题目是《接收的成绩！唐山钢铁厂可怜相》，说“随地破铜烂铁，有些机器已生锈，有些任风吹雨打，电源限制生产，有出货也是蚀本生意。”“与其说是参观，不如说是凭吊。”<sup>【2】</sup>《周报》上有一篇北平通信：

“当局接收某一大炼钢厂，接收时，厂里正在熔铁，我们的接收大员到了，立刻把厂里的工人，不管一切的都哄（轰）了出去，马上贴上一张封条，结果使铁与机器融合在一起，而毁了全部机件。他们只要看到是敌伪所经营的工厂，不管是否正在开工，就把封条往上一贴，就算了事。因此，不知损失了多少机器与物资，说起来也够使人痛心的了。”

“北平人对于此地接收大员，除了行营主任李宗仁将军没有特殊印象外，此外没有一位提起来不使人摇头的。以几百万买女人，抢房子，抢黄金的事，那是所有北平人都能讲出一大套的。”

---

【1】 稿：《释“接收”》，《周报》第5期，1945年10月6日。

【2】 《大公报》1947年3月27日。